

陈登科 著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藏本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
CANG BEN



风

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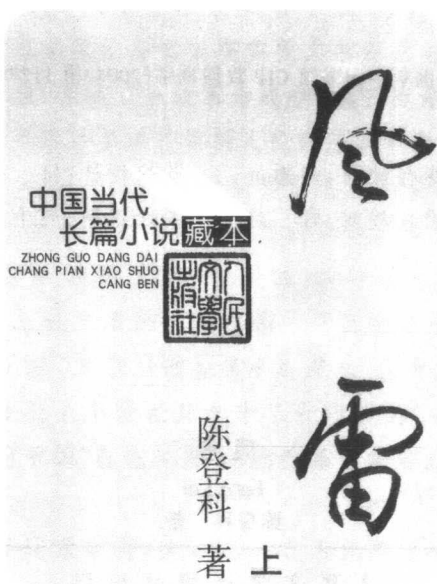
上

I247.5

50=2

:1(1)

2005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雷/陈登科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
ISBN 7-02-004912-5

I. 风…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780 号

责任编辑:刘海虹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常 虹 责任印制:周小滨

风 雷

Feng Lei

陈登科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44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2.625 插页 6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4912-5

定价 36.00 元

(全二册)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2月

第 一 章

一九五四年的冬天，淮北地区，雨雪特别勤。自从入冬以来，三天一次小雨，五天一场大雪，一直没有断过，困得人门也不能出。可是老年人却说：大雪纷纷兆丰年，来年必定丰收。

格溜溜的东北风一阵阵吹来，细细的雪花漫天飞舞。千里平原，白茫茫的一片，如同无边无际的雪海。

在那白茫茫的海面上，有一个小小的集镇，名叫龙庙集，只有百十户人家。集镇不大，生意却是十分兴隆，不管多大风雪，也没有断过来往客商。在农村里，一般的集镇上，过了中午，就没有什么买卖了；尤其在寒冬季节，阴雨雪天，无事在集上溜达的人更少。可是这个集上，近来生意特别兴旺，每天直到天黑，都还有人做买卖。

小镇的十字街头，有座古庙。在庙门前右边那棵快枯死的老槐树下，新搭起个芦席棚子。棚子门口，站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人，扬着清脆诱人的嗓子，向街上来往的人喊道：“要吃犬肉的，到这边来。里边有桌子有板凳，有酒有菜，有茶有水，有火有烟。喝得醉醉，吃得香香，烘得暖暖，回家也有人疼你……”一喊一大串子。

这个女人，名叫羊秀英。

羊秀英的狗肉摊，开设的时间并不长，可是在这个小集镇上，生意是最好的。因她这个人，很能招引客人。

这个芦席棚子，坐北朝南。棚子里，摆设得非常简单。门里左边靠墙，摆一张三条腿的破桌子，桌上放着切肉的案板，桌肚里藏

着个柳条巴斗，巴斗里盛着煮熟的狗肉。右边放着三张小方桌，是专为客人设的坐位。

这时，已是下晚时分，天又下着雪，芦席棚里冷清清的，没有什么顾客了。只有紧靠右边墙拐的角落上，有四个男人，围在那张大桌上算账。

这四个人，都是死蛙湖里有名的人物。一个黑乎乎的脸膛、斜眼睛的小老头，年约五十三四，名叫黄三，绰号“三角眼”。这个人在解放前，一不种田，二不耕地，就靠两块嘴皮子吃饭。黄三家几代都在龙庙集上开牛行。他从小就练出一张巧嘴，能说会道，远近闻名。另一个中年人，年不过三十，黑麻脸，黄眼珠，名叫杜三春，是黄三的外甥子，也是黄泥洼的有名的快嘴，说起话来，唇不沾齿，死人能被他说活。这人在解放前，跑过南京，到过上海，专在津浦线上做投机买卖，点子多，门路广，做事又鬼，因此，人都叫他“钻天猴”。还有一个年轻人，最多也不过二十二三岁，大号个子，刀条脸，眶眼睛，高鼻梁，黄黄的脸，瘦得活像一根芦柴，风都能吹折他的腰杆。这个人名叫黄大权，外号“弹弓子”。这个绰号是双关语。黄大权从小就是无爹没娘的孤儿，以讨饭为生。冬天，无衣无被，双手抱着膝盖，睡在稗草里长大的，将腰杆睡成弓字形，直到解放后，才慢慢又直起来。另外还有个含意，这个人从小讨饭，手不提篮，肩不担担，讨一口吃一口，把他也养成一身懒骨。土地改革时，村里分给他双份土地，他也懒得去耕种，将田地抛荒，整天和羊秀英在一起鬼混。他和羊秀英既不是夫妻，又不是长久的姘头，他们之间的关系，羊秀英如同弹弓上的皮条，黄大权就好比一粒无根的弹子。每当羊秀英把黄大权抓得紧的时候，必定是要把他弹出去伤害人。至于这个弹弓的把子，却是抓在另一个人的手里，现时他也在场。此人名叫黄龙飞，年已五十开外，嘴上有十七八根希希朗朗的黄胡子，整天尖着手指，捋着胡须，向两边拨弄着，弄成翘翘的八字形，看样子，顶神气的，很像个绅士。莫看此人其貌不扬，尖头

细爪，獐眉鼠眼，活像黄鼠狼投的胎，可是在解放前，他是死蛙湖里地主黄一夫的近族，任大庄的首户，能言善辩，又是一把包揽诉讼的刀笔，自以为是个数一无二的乡绅老爷。如今，他便以民主绅士自居，招摇撞骗，惹是生非。

黄三甥舅二人和羊秀英合伙做一趟生意，由于分账不均，发生口角。事情是这样：杜三春从蚌埠一家服装厂套购来一批布头，原说是三人合伙，赚钱贴本，均按三股分账。哪知这次买卖做得顺手，杜三春便伸出腿来，说羊秀英与黄三只是出几个本钱，他是出人的，在外边开支大，受辛苦，要从营利中提出二成作为他个人的补贴。黄三当然没意见，因为他们是甥舅关系，好坏是一家；可是羊秀英不同意，结果吵翻了。这一天，黄三便请出黄龙飞来做调解人。

黄龙飞双脚翘在火盆边上，手里捧着个算盘，拨弄着，抬头向站在芦席棚门口的羊秀英道：“细账不用算了。三春在外边跑了两个多月，确实是吃苦不少，提出五十万块钱^①来当报酬，也是应该的。”

羊秀英道：“俺是个女人，谁要捉俺这个大头，是很容易的，不过在黄泥洼还找不出这样的大胆来。”

杜三春火暴暴地蹦起来：“俺捉谁的大头？俺在外边，风里雨里，起五更睡半夜，谁来疼过俺一下子？担惊受怕，求爹爹拜奶奶，香烟还不知贴了多少。你们呢？坐在家里，一不担风险，二不操心劳碌，净打净快，一人分了三百万！人总是要凭良心嘛。”

羊秀英恶狠狠地吐了一口：“呸！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在外边，吃喝玩乐，早在老娘头上开销了。”

黄龙飞连忙摆手拦阻道：“好好，话越说越多，共事的日子长哩，还有下次，不说啦！这五十万块钱，就只当是我打你们这三家

^① 这里是指 1955 年币制改革前的旧币，下同。

的秋风。大权，打壶酒来，今天是三春请客。”

黄三低着头，坐在一边，始终没有吭一声。

大权打好酒，摆好杯筷。羊秀英自动撕一盘狗肉，送到桌上，转身又从里边瓦罐里捧出几捧花生，撒在桌心，不冷不热地道：“俺羊秀英有的是狗肉烧酒，要吃吃在明处。俺也是嘴扛在肩上，到处吃人的人，谁要不睁眼睛，想在……”

黄龙飞举起手道：“光棍点到就为止，不要说多啦。大家都不要把眼睛放在这几个钱上，钱短人长，要看到今后还得共事，还有好多买卖要大家伙共同去做。”接着，伸手向门外指指，意味深长地继续说道，“你们看看外边这个天时。”

黄大权，嘴上叼着一支烟卷，弓着腰，双手抱着肩，歪着头，蹲在凳子上，扭身看看外边，幸灾乐祸道：“这个天时，早晚总有一场大雪。我看啊，有些人日子就是不好过哟。”

黄龙飞嘴上那几根胡子翘了翘，嘴角上露出一点点蔑视的微笑，心里暗暗在骂黄大权是个笨蛋，根本不能领会他话中的含意，便说道：“你怕啥，天塌下来有人顶住。”

羊秀英在案板上边撕着狗肉边扭过头来问道：“谁替他顶住，你替他顶住？”

黄龙飞放下酒杯，眯缝起眼睛，向羊秀英道：“你今天一集，搞了多少啊？”

黄大权将头缩缩，双手拍拍屁股，站下地，伸长脖颈，尖起嗓子道：“起早摸黑，忙上一天，搞了十万八万，管个屁劲。”

黄龙飞指指手道：“你这两个人，都是黑心肠。一集头十万，还嫌少！我们呢？一个铜扣子未见，还来个二姑娘倒贴，欠你两壶酒钱。”

羊秀英又扭过头来插嘴道：“他和你比？拿芦席比天，小鬼比神仙。你家女儿，买了头十担小麦囤在你家，到青黄不接的时候，三翻两滚，够他四爪落地，苦上大半辈子。”

黄龙飞的脸色，霎时变得铁青，警告似的向羊秀英道：“我可先

打你招呼呵！你不要在外边乱造谣哈，我家哪来的头十担小麦哪？”

羊秀英冷笑笑：“嗨嗨，你瞒得了别人，还能瞒得了你的老娘啊！你家大闺女，前年买了两担小麦，放在粮行里，二年不到，就滚成十多担。别人不知道，你以为老娘也不知道啊？”

黄龙飞抓下头上的狗皮帽，狠狠往桌上一掼，跳起来，咬着牙，眼睛里都快急出血珠子来，指着羊秀英，好半天，才从牙缝里吐出个字来：“你……”

黄三连忙起身，陪着个笑脸，伸手将黄龙飞拉坐下道：“都是一家人，说两句笑话，何必认真呢？坐下，坐下。”

黄大权忙为黄龙飞沙沙斟满杯子，点头哈腰道：“来来，喝酒喝酒。”

黄龙飞经黄三等人劝解，脸上的气色慢慢缓和下来，可是心里的气恼还没有消除，气愤地说道：“怪不得人说，你这种人，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天时，大雪在地，正是做生意的好机会，我是好心好意要你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看，她扯到哪去了，真是……”

羊秀英以蔑视的眼光，扫视一下黄龙飞说话的神情，暗暗在想：不要还拿出你那绅士的派头，你玩弄人的时光已过去啦，如今该是老娘了。她眉毛一扬，从嘴角上微露出一种迷人的笑意，飘飘走到黄龙飞身旁，晃晃黄龙飞的肩膀，从鼻子里哼出一种娇娇的鼻音：“哟，好了，好了，俺来赔不是。”说着，便端起杯子，扶着黄龙飞的脑袋，将酒灌进黄龙飞的嘴里。

羊秀英捏着黄龙飞的嘴，连连灌下三大杯酒。双手揉着黄龙飞光滑滑的和尚头，摇晃了几下，把他按到桌上，轻轻地在他背上拍了两巴掌，飘飘地飞走了。

黄龙飞晕乎乎地抬起头，顿时觉得这个芦席棚子里，烟雾更加浓厚了，眯缝起一双乌龟眼，搜寻了好半天，才看到羊秀英。

这时的羊秀英，在他的眼里，好似一位天仙：鸭蛋脸，白里透红的脸皮，高高的龙骨鼻子，淡淡的眉毛，吊眼梢，一双单眼皮包着两颗晶亮的眼球。苗条的身材，穿一件浅蓝色的阴丹士林布褂子。未开口说话，两腮就现出圆圆深深的酒窝，涌出迷人的笑容，站在那昏沉的云雾里，微笑着向他招手。

黄大权和黄龙飞对面相坐，见黄龙飞痴痴看着羊秀英，实是有点醋意，就端起杯子，在黄龙飞眼前绕了一个圈子，搅乱了他的视线，不悦地道：“喝酒喝酒。”

黄龙飞猛然惊跳一下，感到自己酒还没有吃，已有几分醉意了；忙端起杯子，向黄三等人谦让道：“好好，共同干杯。”

在座的人都忠实地干了杯。只有黄龙飞，举起杯子，放在嘴边停了停，又放下，说道：“三春，别人都说你是久跑码头见过大世面的人，我就不承认你。光在外边跑来跑去，不能看到一点风向，你还算得了啥跑码头的。做买卖，要看风向呵！在这个灾荒年头，粮食是最宝贵的，你们为啥不在粮食上打打主意呢？”

杜三春笑笑：“咋没想过呢。自从去年以来，粮食由国家统购了，不敢碰啊！”

黄龙飞道：“轮船都是在大江大海里航行的。要想吃大鱼头，不担点风险咋管。要知道，私盐越紧才越好卖呵！”

黄三道：“粮食，自打统购统销以来，都是按户按人定量的，你有啥办法弄到手呢？”

黄龙飞昂首笑笑道：“你这个人，耳朵失灵了。大前天，朱锡坤在庄上开会不是讲了吗，黄泥乡今年遭了特大的水灾，是全县最严重的灾区，粮食全部由国家供给！谁有钱谁就买到粮食，保证供应。”

黄三道：“那也是按人定量的哟。”

黄龙飞道：“只要有个‘卖’字，就不愁买不到手。”

杜三春道：“‘卖’，也只能按人头买，有啥办法。”

黄龙飞道：“就看你这个钻天猴的本领了。要是你有孙悟空的本领，铁扇公主的风火扇子也照样能拿到手。”

黄大权呷呷嘴道：“朱锡坤住在乡里，不容易钻哪！”

黄龙飞摆摆手道：“你不要看朱锡坤嘴呱呱的，整天奔来跑去，顶神气的，其实是个草包。只要你把掌秤的拉过来，他会蒙起眼来跟你转。”

杜三春道：“朱锡坤你能骗过去，任为群你瞒不了呵！”

黄龙飞这时突然气愤地插插桌子：“任为群，他还算个啥，如今也该咱们翻翻身啦！过去，任为群仗着是民兵大队长，掌握了枪杆子，在庄上作威作福，人都怕他；如今大队长已经给他拿掉了，他还敢在老子头上拍苍蝇。”

杜三春道：“他不做大队长，还是门里的人哟。”

黄龙飞牙一咬：“屁！上天美溶回来，已找他谈过话，警告他要老老实实在家种种地；若再敢兴风作浪，就把他的党员也拿掉。”

羊秀英在门口，扭过头对黄大权和杜三春道：“阎王老爷瞎了眼睛，错叫你们这几个废料投了男人胎，不怕人去怕鬼。为群怎样，他几年前就发狠，要把老娘赶出任大庄，今天老娘不是还在这里吗？只要你有本事把粮站这根线拉上，天大的风浪，老娘去闯。”

黄大权道：“粮站这个关系，还得龙飞去拉。”

黄龙飞举起手中的烟袋，向外指指：“你看这个天时，已为你们打开了大门了。”说着，头往杜三春面前伸伸道：“要利用时机。冰雪在地，灾荒一天天地严重，人心不安，都对黄泥洼这个地方失去信心，想到外边去。你就利用最近从淮南回来的人，到处宣传外边如何如何好，多放几把野火，趁势烧烧。老百姓一要走，朱锡坤就慌啦，不怕他不拿出粮食来。”

黄大权道：“拿！他是发的救济粮，俺这号人也沾不上边啊！”

黄龙飞道：“这又得制造时机。哄些人到乡政府的大门口，一吵一闹，朱锡坤就没有主张了。要救济，人人都得摊一份，他哪来

这么多粮食，一定是一边发救济粮，一边要有钱户拿钱去买。只要他上了这个圈套，你还怕搞不到手。要知道，这是一本万利的交易，不动点计谋还行？！”

黄大权道：“俺们想得是好，就怕老百姓不会跟俺们跑。”

黄龙飞道：“这就看三春这个钻天猴的本领大小了，只要能钻到空子，人们自己会跑去为我们打开仓库的大门。”

杜三春端起酒杯，思索了好久，叹息一声：“唉，不成啦！钱，今天都买了烟叶，有粮食也无钱去买。”

黄龙飞埋怨道：“我不是早对你讲了吗？烟叶，是冷口货。”

杜三春道：“从蚌埠回来时，行价还很好，谁知刚刚几天，风头又变了呢？”

黄大权道：“还谈这些干吗？错就错了，哪里掉魂哪里找。要干，就趁这雨雪天捞一把！龙飞，还是你出来想想办法，看哪里有钱，大不了背它几分利息，有啥了不起的。”

黄龙飞眯起眼睛，沉思一下道：“钱，困难啊！我昨天向人讲了，不过他要这个数字。”说着，便打了个手势，在众人眼前晃晃。

羊秀英道：“你的喉咙不要张得像小盆口那么大。黄大权没有骨头，随你整吞活咽，俺羊秀英可不是省油灯。你要净得三成，别人呢？就是帮你跑腿，你还得供人吃饭哩。”

黄龙飞道：“你不干，关我啥的屁事，我一个铜子好处也不要你的！这是你们找我，我不过是个中间人。”

杜三春道：“求人不如求己。你写封信给美溶，从银行里搞点贷款，由三舅出面，逢四进一，有她一股。”

黄龙飞哈哈大笑道：“你想得倒好，她是国家干部，还能和你合伙做生意？”

杜三春又改口道：“不是说加上美溶一股，是有你一股。”

黄大权在旁补充道：“也不能白要她……”

黄三打岔道：“依俺看，千条万条，还是以前说的，由龙飞和美

溶说说，帮三春在乡里谋个差使，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朝中有人才好做官。”

黄龙飞眯缝着眼看了看黄三，伸手在桌上花生堆里挑挑拣拣，最后拣起两个花生，放到杜三春面前，又眯缝着两眼看了看杜三春。杜三春不知他是何意，歪起头，挑了一粒白皮的花生，剥开壳子，将花生米倒进嘴里。牙刚咬着，霎时苦眉皱脸，呸，呸，呸！连连吐了几口，双手抱着脑壳，张着嘴，伸出二寸多长的红火火的舌头，涎水拉拉流到地上。用脚踢了黄龙飞几脚，理起衣袖，擦擦自己的舌头叫道：“呃哟，俺的妈啊，你这个坏蛋，把俺害苦啦！又苦又酸，牙刚一碰，连根子都酥了。”

黄龙飞仍是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杜三春，伸过手，用大拇指将另一粒烂壳花生捺扁，拨出里边的仁子，手指在桌上点点，要杜三春再吃吃看。杜三春只是摆手道：“这下可不上你的当了。”

黄大权不识其中之妙，伸出手，捏起半边花生米，放在舌尖上，用门牙轻轻地斗斗，忙吐掉，道：“也是苦的。”黄龙飞得意地把两颗花生壳拿给黄三。

黄三将两粒花生壳放在手掌上，拨来拨去，仔细在研究。这两粒花生，仁子是同样苦的，所不同的，一粒是从里边往外坏，仁子虽是霉烂发苦了，外边的壳子还和其他花生一样是好的。另一粒是先霉了壳子，后烂仁子，和那些好花生放在一起，一眼就看出，那是一粒早已霉烂透的花生。因此，杜三春便挑了一粒外壳完好的花生，把它当作好花生来吃，才上了黄龙飞的当。黄三思量了半天，最后会意地向黄龙飞点头笑笑，表示完全明白他的用意了，说道：“你还应三思。依俺之见，机不可失，任为群下台，这是个好机会。”

黄龙飞胸有成竹地笑笑道：“你看，我家圩后那二亩小麦，去年秋天种时，垡块都像小盆口一样，打也打不碎；后来我便车上水慢慢浸透，一耙就成了。这也得慢慢浸……”

羊秀英在门口突然咳嗽一声，向黄三使个眼色，转脸向外喊

道：“要吃犬肉，到里边来坐。有桌子，有板凳，还有火。”跟着她那种诱人的鼻音，走进一个人来。

此人姓祝，名永康，年约二十八九岁，是个中等个子。身穿一件黄色的军大衣，头戴狐皮帽子，脚穿一双硬底长筒皮鞋，手里提着个绿色的旅行包。他走进羊秀英的破烂的芦席棚子里，一边掸着身上的雪花，一边伸头看看桌案上的狗肉，问羊秀英道：“这是什么肉？”

羊秀英笑眯眯地答道：“犬肉。”

祝永康又伸头在盘子里仔细地看看，问道：“这不是狗肉吗？”

羊秀英道：“有的人听说是狗肉，就不敢吃了，说犬肉，是为着好听些。”

祝永康用目扫视一下黄龙飞等人，走到靠左边一张破桌子旁，放下手中的旅行包，对羊秀英说道：“好，不管你是狗肉还是犬肉，帮我来一斤。”

羊秀英殷勤地走过去，一边招呼他坐下，一边用擦桌布把桌子抹了又抹，摆上一双红漆筷子，问道：“同志，你喜欢吃肥的还是喜爱吃瘦的？”

祝永康道：“都行。几钱一斤？”

“只管吃好了，不用问价钱，先吃吃瞧，吃得好，吃得香，你再给钱。不烂，不香，分文也不要你的。”

羊秀英说着便放下抹桌布，伸手在盘子里撕下一块狗肉，送到祝永康面前：“你看，这肉多烂。吃狗肉的人，头一条是讲究火功，煮得烂，烂香烂香，越烂越香。你尝尝，香，你再买，不香，你要买也不卖给你。你不喜欢的东西，硬卖给你，吃下去心里也不舒服。”

祝永康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狗肉摊子，但是，他在旧社会里见过好多这样的开饭店的女人，对她这一套也不觉得惊异；很随便地伸过头去闻一闻，确实是喷香，便道：“多称一点来。”

羊秀英拖出桌肚底下的巴斗，拿了一块狗肉，向盘子里撕了几

块,又问道:“还要酒吧?寒冬腊月,冰天雪地,狗肉烧酒,是最好不过了,一能度暖,二能御寒,三能充饥,四能解渴。”

祝永康抬起眼来,看看羊秀英,心里想:这种女人,练就了一张嘴,很会做宣传呢!笑道:“我本来不想喝酒的,你说了这么多好处,好吧,来四两,半斤也成。”

羊秀英一边忙着称狗肉,一边扭头向黄大权道:“你那杯子放不下来了么?快!帮这位同志打半斤酒,好的,口子酒(濉溪大曲)。”

黄大权懒洋洋地站起身,摸过酒壶,走到酒坛旁,打好酒,送过来。

祝永康接过酒壶,沙沙斟满酒,端起杯子,放到唇边,吮了一口,便又放下杯子道:“这酒太凉了。”

羊秀英送来狗肉,用眼角细细打量了祝永康一番,笑笑道:“同志,你不知此地的风俗吧?此地人喝酒,夏天喝热的,冬天喝凉的。”

祝永康不解,问道:“那为什么?”

羊秀英道:“热酒下肚是冷的,冷酒下肚以后要起火的。”

祝永康道:“还是请你给我烫一烫吧。”

祝永康一走进芦席棚子,黄三等人便不再讲话了,一个个都埋着头喝酒吃花生,只有黄龙飞偷偷地在仔细打量着祝永康。

壶里的酒渐渐空了,黄大权又去打了一壶,恭恭敬敬替黄龙飞等人斟满了杯子。自己活像猴子一般蹲在凳子上,叼着烟卷,缩头夹颈,喝了一口酒,问黄龙飞道:“还要狗肉吗?”黄龙飞哼一声,两眼始终没有离开祝永康。

祝永康进了羊秀英的芦席棚子,听她三句话一说,已看透羊秀英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了。他埋着头,只顾喝酒,看也不看她。当羊秀英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的时候,顿时有一种难闻的又香又臭的气味扑鼻,使他有点头痛。但是他对羊秀英那种百般的殷勤,不断来

问长道短，又不得不应付几句。

当羊秀英二次送来狗肉时，祝永康忙伸手挡住，说：“不吃了。大嫂贵姓？就是这集上人吗？”

羊秀英道：“俺婆家姓任，娘家姓羊，家住在乡下。不瞒同志说，俺的当家人死了，有个小叔在乡里当干部。这也是春荒当头，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在集上做个小生意；要是有办法，谁来卖狗肉呢？好丑在乡里跑跑，也能为大家办点事呵！”

祝永康道：“这么说，好像你在乡里也是个干部啦。”

羊秀英故作羞愧的样子，低头斜眼地说道：“农村妇女，一不识字，二不能写，三不能算，又不会讲，能做啥子干部。”

祝永康不愿和这种人闲扯瞎拉，便把话题一转，问道：“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不知你是否知道。”羊秀英道：“同志，你不要看俺是个女人，凡住在这周围邻近三十里五十里路之内的人，有名则知，无名不晓。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哪一户，姓甚名谁，是男还是女？”

祝永康道：“我问的不是某一家某一户，我想打听一下，在这一带地方，有没有姓宦的？”

羊秀英愣住，一时想不起来附近哪个庄上有姓宦的，可是她又不愿回答不知，便转口问道：“同志，你知道他住在哪个乡，哪个庄？现下找人难得很，过去的乡保甲都变了，区也变了。俺们这里，过去叫南屏区，大郢乡，现在改为黄疃区，黄泥乡。你不说他住在哪个庄子上，不容易找啊。”

祝永康摇摇头道：“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姓宦，名叫宦守田。”

羊秀英道：“你和他有亲吗？”

祝永康道：“没有。”

羊秀英道：“有故吗？”

祝永康道：“也没有。”

羊秀英道：“一没有亲，二没有故，你找他做啥？”

祝永康道：“你告诉我这里有没有姓宦的吧。”

羊秀英道：“俺们乡里，有姓万的，就住在……”

祝永康道：“不是姓万，是姓宦，叫宦守田，宦的宦，守业的守，田地的田。”

羊秀英蹙起淡淡的眉毛笑笑：“你真把俺说糊涂了，从来没听人说过，哪个庄上有姓宦的，难，难，真的把俺难住了……”

黄龙飞竖着一双蒲扇耳朵，侧着脖子，静静地在那里听祝永康和羊秀英谈话。这时，用腿抵抵黄三，撅撅嘴道：“你看，这个小娘们，多有本事，三言两语，就把这个穿黄军装的勾搭上了。”

黄三斜过眼来看看，说道：“这是一只仙桃，谁看到都会淌口水的。”

黄大权指指黄三道：“你……这是人说的话吗？”

黄龙飞道：“你放心，这个穿黄军装的，是过路的，不会捣破你的鸡窝。他要是真的能在这里工作，倒有个好花生壳子。”

黄大权从凳子上滑下地，把桌角一拍：“呸……你是胡扯的啥！”

祝永康没有听到这几个人在一旁唧唧咕咕说的啥，也没有注意到黄龙飞在暗地里偷偷地看他。经黄大权这一拍，倒是扭过头去，一见那几副阴沉的笑脸，就想到这几个人，一定不是什么正经货。他感到自己在这样的场合，向羊秀英这样的人，打听张、问到李，有些不合时宜。连忙喝干杯子，站起身，打开旅行包，向羊秀英道：“算账吧！”

羊秀英笑道：“这就爱财了。”

黄龙飞走过来，非常客气地点点头，插嘴问道：“这位同志，听你说话的口音，不像是我们淮北人，恐怕是……”

祝永康一见黄龙飞那副虚伪的面孔，心里非常厌恶，冷冷地答道：“我是淮南人。离这里有好几百里。”

黄龙飞双手一摊，做着早已预料到的姿态，非常神气地说道：